

<<无字（共3部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无字（共3部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86481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86489

出版时间：2011-9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张洁

页数：115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无字（共3部）>>

前言

不记得我写过多少文字，却记得写过的那些不值得留存的文字。

文集的出版，给了我一个清理的机会。

如果将来还有人读我的文字，请帮助我完成这个心愿——再不要读已然被我清理的那些不值得留存的文字，更不要将它们收入任何选本——相信版权法的监控力度，会越来越强。

收入文集的篇章，在我看来有些仍不必留存；但其中许多已在西方若干国家出版发行，并深受那里读者的喜爱，因此不能一一删除，还得保留一部分。

不然的话，如果那里的读者问起它们的出处，远在异国的出版社不易搜寻。

凡事难两全。

作者

<<无字（共3部）>>

内容概要

《张洁文集：无字》作者以“人”和“爱”为主题的创作，常引起文坛的论争。她不断拓展艺术表现的路子，作品以浓烈的感情笔触探索人的心灵世界，细腻深挚，优雅醇美。

<<无字（共3部）>>

作者简介

张洁，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。

美国文学艺术院荣誉院士，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会员。

197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。

著有长篇小说《沉重的翅膀》（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）、《无字》（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），《只有一个太阳》《知在》《灵魂是用来流浪的》《四只等着喂食的狗》；短篇小说《森林里来的孩子》（获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）；中篇小说《祖母绿》（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）；长篇散文《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》；以及《方舟》《我们这个时代肝肠寸断的表情》《一生太长了》等作品集。

是我国第一个获长篇、中篇、短篇小说三项大奖的作家，也是唯一两度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家。

作品被译为英、法、德、俄、丹麦、挪威、瑞典、芬兰、荷兰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土耳其、罗马尼亚等多种文字出版。

1989年获意大利马拉帕蒂国际文学奖，2004年获意大利仁惠之星骑士勋章。

<<无字（共3部）>>

书籍目录

无字（第一部） 无字（第二部） 无字（第三部）

<<无字（共3部）>>

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插图：第一章一尽管现在这部小说可以有一百种，甚至更多的办法开篇，但我还是用半个世纪前，也就是一九四八年那个秋天的早上，吴为经过那棵粗约六人抱的老槐树时，决定要为叶莲子写的那部书的开篇——“在一个阴霾的早晨，那女人坐在窗前，向路上望着……”只这一句，后面再没有了。

这个句子一撂半个多世纪……二她为这部小说差不多准备了一辈子，可是就在她要动手写的时候，她疯了。

也许这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地方，个案，不过于造就那个案有关联的事物才有意义，对他人，比如说读者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

而且这件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，每时每刻有那么多人发疯。

事实上你并不能分辨与你摩肩接踵，甚至与你休戚相关的人，哪个精神正常，哪个精神不正常。

但吴为的疯却让人们议论了很久。

当然，这不仅和她是一个名人有关，还因为她从小到老，一言一行，总不符合社会规范，在她那个时代、那一代人中间，甚至说是很不道德。

哪怕与她仅有一面之交的人，也能列举出她的种种败行劣迹——虽然现代人会对此不屑一顾。

所以她的疯，在疲软的、需要靠不断制造轰动效应来激活的人际社会，实在是个再好不过的谈资，至少有那么一会儿显得不那么萧条。

在她发疯之前却没有显出蛛丝马迹。

相反，据她的一些朋友说，她甚至活得意趣盎然——就在不久前，由她出面，为一位年届八秩，门前车马稀落的前辈，安排了一个生日聚会；她刚从西藏旅游回来，给每个朋友都带了礼物，那些礼物品位不俗，总能引起朋友们的意外喜悦；还给自己买了一套意大利时装，据说价格不菲；又请了几次客，并亲自下厨，偶尔露峥嵘地做了一两个菜，在她并不稳定的厨艺纪录上，那几道菜肴的口味真是无可挑剔；还有人说，在一场盛大的、庆祝什么周年的文艺活动中看到她，装扮得文雅入时；一个要发疯的人，怎么可能对已经沦落到不三不四的日子，还有这样的兴致？

在别人看来，她的发疯实在没有道理——不幸如叶莲子者并没有疯，吴为又疯的什么意思？

虽然她发疯的那天早晨，有位记者打过一个电话，开门见山地问：“听说你有个私生子？”

她语焉不详地放下了电话。

想不到三十多年后，还有人，特别是一个男人，用这个折磨了她一辈子的事情羞辱她。

但她已不像三十多年前，如美国小说《红字》的女主人公那样，胸脯上烙一个大红A字，赤身裸体地成为众矢之的，任人笑骂羞辱而入地无门了。

要是这样的羞辱能解救她反倒好了。

惨就惨在她的伤痛是这样的羞辱既不能动摇，也不能摧毁的。

有多少年，她甚至期待着这样的羞辱，以为如此可以赎去她的罪过，按照以毒攻毒的赎罪理论，总有“刑满释放”的一天。

这种电话算得了什么！

比这更惨绝的羞辱她忍受了几十年，可她的灵魂从未感到轻松，没有，一点儿也没有。

不但没有，反倒越来越往深处潜去。

有那么一天，她豁然开朗，便不再空怀奢望，撑起心肠，归置好她的万千苦楚，明明白白地留下一处规矩方圆的地方，端端正正地安置好这只能与她同归于尽的耻辱。

每当想起这些，她的眼前就漫起一片冥暗、混沌。

在那冥暗混沌之后，一道咫尺天涯、巨无尽头、厚不可透的石墙就会显现，渐渐地，又会有一束微光射向那石墙的墙面。

那束微光的光色，与叶莲子去世数天后她看到的那缕暗光的光色分毫不差。

在那个凛冽的冬日，她趁黑夜尚未交割清楚的时刻去到天坛公园，并在那几百年来不知存储了多少奇人脚步的小径上流连。

一板一眼，按照一位据说能开天眼的高人指点，应在受到无论什么由头的惊吓时猛然回头——突然，

<<无字（共3部）>>

她被凌空飞来的一嗓剧嗽吓得一惊，回头一看，果然有一缕暗光在她身后一闪即逝，据说那就是母亲对她最后的关爱、眷顾。

回家的路上，天色仍旧晦暗，她走在行人还很稀少的路上，仰面朝向沉暗的天幕。

那时，只有众生顶上的苍穹才能包裹她的创痛，且得是不见光明的、晦暗的。

除了这晦暗的苍穹，一事一物似乎都在不过几步之遥却无望消抹的距离之外冷眼相望，毫无恶意却着实戳痛着陷于孤绝的她。

走着走着，她猛然看见天幕上出现了一个大大的“恕”字。

这个“恕”字，是她很少想到、也很少用到的一个字，遍查她所有的作品，的确很难找到。

“恕”字和“谅”字不同，它只能解释为对他人所犯之大罪，相对于以牙还牙这一极端的另一种极端，如宽恕、饶恕、恕罪等等。

那恰恰是叶莲子的典型语言，是她从幼年时代就沦落于苦难之中学会的第一课：如何掂量这个世道的轻重？

这不也是对吴为不孝的回答？

在重要的关节上，吴为总能于冥冥中看到什么文字或是形象。

好比每每面对那石墙，便会在溟濛中看到有铭文在墙上时隐时现，铭刻着与她休戚相关而又不可解读的文字。

起先那铭文像是刚刚镌刻上去的，而后又像遭风霜雨雪的经年琢磨，反倒越来越深地蚀入石墙，或者那石墙如血肉之躯不断生长，渐渐将那些文字无痛无觉地嵌入自己的身坯。

那是一种莫测的、说有形又不可见、说无形又很具体的力量，日夜镌刻不息的结果。

之后，她安安静静地吃完了一顿早餐，包括一片奶酪，一片抹了黄油和果酱的烤面包片，一杯咖啡和一杯牛奶，一只很大的梨，然后去厨房洗刷她用过的餐具。

她刷得很仔细，连叉齿中间的缝隙，也用洗洁布拉锯般地擦了很久。

到了二十世纪末，除了英国的皇家御厨，或是已然寥若晨星却仍固守旧日品位的高档饭店，或是某个冥顽不化的贵族之家，还有多少人在擦洗餐具的时候，擦洗叉齿中间的缝隙呢？

可能因为她是作家，对细节有着非常的兴趣。

当初，从方方面面来看，胡秉宸和吴为还分别处于两个极端到绝无碰撞可能的地界时，吴为正是惊鸿一瞥地从胡秉宸一个站姿断定，总有一天，他们之间必有一场大戏上演。

而胡秉宸的触点却截然不同。

他在对吴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，首先认识的是她的舌头。

事实上，隔着那么远的距离，即便不在茫茫的大雪中，他也不可能看见吴为的舌头，但他一直固执地认为，他看到了她的舌头。

在几十年前那场茫茫大雪中，胡秉宸走在“五七干校”四野空寂的田间小路上，正享受着一刻“独处”的自在，却迎头撞见一个女人站在旷野里。

像大多数有了阅历的人那样，他已经非常习惯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扮演一个角色。

但他自己也不甚明白，如他这种背景的人，大方向尽可无穷变幻，而诸多最具本质意义和再生能力的细节却难以泯灭。

即便有所改变，也不过是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，也可以说，是一种自觉或是不自觉的韬晦，一旦环境有变，仍会还原旧我。

由于他的执着或软弱，清醒或迷茫，不论旧我或角色，都已深入骨髓，有时连他自己也难以区分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。

好比对“独处”的这份心领神会。

那时，他刚刚从“文化大革命”强加于他的种种罪名中解脱出来。

凛冽的风雪裹挟着、抽打着他，有如置身一场冬浴，五脏六腑、从里到外，感到了一番略带刺痛的洗刷。

他一面享受着这沐浴后的洁净，一面眯着眼睛回想历次政治运动，因了他的睿智、严谨，更因了他的幸运（纯粹是幸运吗？

）而从未伤及皮毛，惟独“文化大革命”未能幸免……在这之前，也不是没有过独处独省的时刻，但

<<无字（共3部）>>

他的思绪总是零乱驳杂，而这一天却流畅顺达。

也许那一日四野飞絮，渺无人迹，天地间有一种混沌初开的气势，面对混沌初开的浩淼，难免让人生出沉潜其心、细说从头的心思。

要是人们以为他在怜惜抚爱自己，可就小瞧他了。

像他这种从小就在“场面”中浸润的人，这一次落难真算不了什么。

出于对历史的爱好，他禁不住把纵横上下几十年的经历，当做一个宏阔的题目来温习。

他不曾意识到，这温习早已成为一部乐曲中的主旋律，曾在，也将在他生命的每一个乐章中反复出现。

而每一次出现，都像《命运交响曲》中那几声敲打命运之门的重击，反复叩问着一个世纪的疑惑。

或许他本来就是那疑惑中的一个部分，这温习也就始于疑惑，止于疑惑，终究不得其解，长期处在“剪不断，理还乱”的状态。

一阵劲风平地旋起，在风雪强劲的旋涡中，他平添了身不由己、飘浮悬坠的感觉。

从幼年时代起，抱负远大、方方面面堪称卓异的胡秉宸，不得不在这风雪交迫的裹挟中，发出“嗨——”的一声长叹。

也许因为他的漫想。

也许因为那雪。

他突然想起祖宅里那几棵腊梅，还有腊梅散发出的淡极并沁着泥绿色的幽香。

那祖宅早已隐去，就像从未存在过地消失在他以后的空间里。

可彼时彼刻，他却毫无道理地想，他没有在那宅子里白白生长。

他的作为，他的遭际，似乎都与那老宅子不无关系。

否则当时他也不会有一份心情。

正是这一份心情，才使他对迎头撞见的那个女人发生了兴趣。

纷纷扬扬的大雪模糊了她的身影和她身后的老树、丘陵，还有丘陵后的山峦、灌木、田野。

他只注意到她奋力向上伸展着躯体，长伸着舌头，专心致志地去承接那根本不可能接住的雪花，却没有注意到，当所有“五七战士”都在这大雪纷飞的日子偷得一日闲地拥在炉边取暖的时候，这女人却优哉游哉，独自潜入雪寰那份“野渡舟横”的情致。

他马上拐入另一条小路，爬上一道小丘，在确信无人发现的情况下，对这个景致注视了一会儿。

从田埂上跑来一只摇头晃脑的狗。

只见她弯下身子，在雪地上拢起一捧雪攥成雪球，向那只狗打去。

她没有打中，狗儿却兴高采烈地欢叫起来。

她似乎也没有想要打中的意思，只是因为这雪、这狗、这了无人迹，才想攥一个雪球。

他突然涌起一阵冲动，想要攥个雪球向她甩去，相信一定甩中。

随即又摇了摇头，觉得自己实在荒唐。

然后嘴角上带着一抹连他自己也不曾察觉、不曾了解其含意的笑意离开了，随即也就忘掉了这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和雪中这个独一无二、不意之中闯入他视野里的女人。

不过他小看了那一个雪日的经历。

只有在后来和吴为的邂逅中，这个雪日的情景才重新浮现出来，并常常用来佐证他对她的爱始自彼刻、年深日久、源远流长，而并非因为吴为后来地位的变化。

这种情况时有发生。

如果人们把一件子虚乌有的事情翻来覆去想了又想，最终就会为那事情找到一个他自己也深信不疑的源头。

而这的确是个很好的铺垫。

至少说明他对她的“印象”自彼而始。

<<无字（共3部）>>

后记

我不过是个朝圣的人，来到圣殿，献上圣香，然后转身离去。
却不是从来时的路返回原处，而是继续前行，并且原谅了自己。
于二 一年秋 母亲逝世十周年即将到来之时

<<无字（共3部）>>

编辑推荐

《无字(套装共3册)》编辑推荐：著名女作家张洁，历时十二载，潜心撰著了这部凝重恢弘、空灵隽永的长篇力作。

《无字》曾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、第六届国家图书奖、第三届毕竞市文学艺术奖、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、第二届老舍文学奖、2002年《小说选刊》长篇小说奖、2002年全国优秀畅销书奖等。

这是作家对上个世纪的回望；这是作家留给新世纪的声音；这是作家为那些已然无法言说的魂魄，诉说着他们饱经的沧桑与心底的困惑，叩问着整个世界……小说文字灵动洒脱，情节精妙跌宕，人物复杂逼真，布局宏达伟阔。

好似一部雄浑的交响乐，一个回旋又一个回旋，撞击着人们的心灵，进行着灵魂的拷问，留下无尽的思索，实可谓阅其中而肆其外，给人以强烈的艺术震撼。

老子有言：“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。

”太深重的苦难恐怕难以表述，太饱满的感情恐怕无法言说，是曰《无字》。

我们却于《无字》中看到了作家对人类精神家园的苦苦寻觅，听到了作家对新世纪的美好祈盼。

<<无字（共3部）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